非常规外交框架下特朗普 2.0 朝鲜半岛政策

□ 刘阿明

〔提　　要〕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迎来调整的窗口。甫一上任，特朗普即在半岛政策上展现出反传统、反建制的非常规外交风格。特朗普非常规朝鲜半岛政策的推行，引发了美朝关系及美韩同盟关系的深刻变革。从目标导向上看，特朗普政府正从敦促朝鲜弃核转向以非常规思维重新审视和利用半岛，企图在新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取得优势；从路径选择上看，正从依赖大国协调应对核问题，转变为将朝鲜议题视为其个人政治的“突破口”和大国竞争中的新筹码；从同盟职能上看，正从单方面对盟国提供安全保障，演变为要求盟友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重点从而增强同盟的互惠性。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调整将为地区乃至世界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其政策效果也将受到主要行为体多方面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局限性与复杂性。

〔关 键 词〕非常规外交、朝鲜半岛、美朝关系、美韩同盟

〔作者简介〕刘阿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6）5 期 0044-22

外交被广泛定义为“一种国家间为了达成共同同意的条款而进行谈判的艺术和行动”。[1] 随着世界政治现实的日益复杂化，外交的意涵不断拓展，

[1] Philip Babcock Gove, ed.,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Unabridged*, Springfield, Mass.: Merriam-Webster, 1993, p.638.

如今已很难用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涵盖所有外交互动方式。因而，外交研究必然是一个不断更新变化、逐步加深理解的过程。学界对“非常规外交”（unconventional diplomacy）的解释最早可追溯至 20 世纪 90 年代。学者们认为，非常规外交是指国际行为体能够以一种常规规则和方法之外的方式进行沟通。当一致同意的规则和条款变得无效或常规方式无法产生出所需要的结果时，非常规方法会被用来作为沟通和实现外交突破、追求外交效率的手段，尤其在“与敌人对话”时。[1] 需要指出的是，学界的理解往往滞后于现实的发展。例如，21 世纪初，学者们仍倾向于将所有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看作是非常规外交，而将常规外交局限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2]

时至今日，非常规外交的表现形式日益多样。本文所称的“非常规外交”主要是指外交行为主体有意突破既有外交实践中相对稳定的行为规范、程序惯例和政策预期，采取不同于常规的外交实践方式，并争取特定外交目标的行为。本文重点考察由国家领导人主导或直接实施的非常规外交，即领导人利用其特殊政治权威和决策地位，采取高度个性化、低程序化或突破既有政策框架的外交行动，以寻求常规外交方式难以达到的政策效果。早在第一任期，特朗普就因独特的外交风格备受全球关注，其反传统、反建制、具有颠覆性的外交行为，被学界称为“特朗普现象”或“推特治国”。再次执政后，特朗普的非常规外交风格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再度显现。朝鲜半岛素有“冷战活化石”之称，大国竞争和阵营对抗风险从未完全消失。同时，半岛内朝韩两国与美国关系呈现两个极端，因而成为观察特朗普第二任期非常规外交方式、实际效果及其影响的重要场域。在新的国际与地区环境下，这种蕴含总统鲜明个人特性的非常规外交方式，将如何影响美国半岛政策的演进？美国政策

[1] Arthur Jr. Schlesinger, “The Measure of Diplomacy: What Makes a Strategy Grand?” *Foreign Affairs*, Vol.73, No.4, 1994, pp.146-151; Geoffrey R. Berridge, *Talking to the Enemy: How States without “Diplomatic Relations” Communicate*, London: Macmillan, 1994, p.xiii; Istvan Tarrosy,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Various Forms of ‘Unconventional Diplomacy’ in a New Era of Summit Diplomacy,” *Tradecraft Review,* No.2, 2014, pp.72-88.

[2] Sascha Lohmann, “Understanding Diplomacy in the 21st Century,” March 2017, 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cations/products/arbeitspapiere/WP_Diplomacy21_No11_Sascha_Lohmann_01.pdf.

变化将给地区形势带来何种冲击？这些都是值得重新审视和深入探讨的重大议题。

一、特朗普非常规外交的基本程式

政治素人特朗普主政白宫，为非常规外交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受彼时政策团队和执政时长所限，其颠覆性的外交方式及影响未能得到充分展现。到了第二任期，特朗普在外交上更加自信，采取大量与传统外交规范和准则相悖的对外行动，较为清晰地展现出其个人的行为模式与核心价值取向。

（一）我行我素的行事风格，无视国际交往的标准行为模式和规则。特朗普倾向于按照个人喜好进行国际互动，其行为模式完全背离了美国国内及国际社会对于一位国家元首行为的基本预期。上任后不久，他就欣然接受卡塔尔赠送的价值数亿美元的波音 747-8 型豪华飞机，并宣布将其用作总统专机。这一安排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它不仅意味着该飞机在特朗普卸任后可能转为其私人财产，更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和资金对飞机进行安全检查和系统升级，以满足总统专机的安全标准。据估计，政府为此额外花费可能高达 15 亿美元。与此同时，卡塔尔投资局旗下的卡塔尔迪亚尔地产公司（Qatari Diar）与沙特地产商国际业务平台（Dar Global）联合开发的西迈斯马特朗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及配套别墅项目，成功将“特朗普品牌”引入卡塔尔，项目估值达 55 亿美元。礼物与商业订单之间的“无缝衔接”，难以排除权力变现的嫌疑。民主党议员痛斥特朗普接受飞机为“当代历史上针对美国总统最大的一笔外国贿赂”，并指出其对国家安全构成的潜在危害。[1] 此外，在涉及重大外交政策时，特朗普也显示出避开国会监督的倾向。2025 年 3 月，他绕过国会向以色列提供了价值近 40 亿美元的直接军事援助，在此

[1] Paul Phillos, “Trump’s Diplomacy: A New Metho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une 22, 2025, https://www.ehnewspaper.ca/articles/trumps-diplomacy-a-new-method-of-international-relations.

之前已取消拜登政府暂停向以色列提供 2000 磅炸弹的临时性禁令，并废除了拜登政府要求受援国使用美国军援时需符合国际法的关键政策性文件——国家安全备忘录 20 号（NSM-20）。[1] 凡此种种，无不反映出其藐视规则、追求不受制约权力的威权主义倾向。

（二）非敌非友的价值观认知，突破传统国家关系定位的束缚。历届美国政府普遍将遍布全球的盟伴关系视为国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特朗普完全颠覆了这种传统共识，他以相似的方式对待所有被其视为“不听话”的国家。以美日关系为例，尽管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与特朗普私交甚笃，日本也是公认的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关键盟友，但在贸易问题上，日本不仅未能在钢铁和铝进口方面获得美国的特殊对待，反而遭到特朗普“相当粗鲁和充满敌意”的公开指责，称其“多年来在贸易方面打击（美国）”，并将日本与中国共同视为施压对象。[2] 第二任期以来，特朗普对乌克兰危机的态度也体现了这种非常规的外交特点。在与俄乌双方的外交接触中，特朗普展现出“两面施压”的策略：一面警告莫斯科继续战争就是“玩火”[3]，一面在对乌提供军援时反复无常、时断时续，与前任政府形成鲜明对比[4]。此外，特朗普还表现出愿意使用非常规途径解决冲突的倾向。他曾绕过以色列直接与哈马斯对话，达成释放美国—以色列双重国籍人员的安排。频繁与敌对国家沟通在美国外交史上并不多见，这类互动虽然取得过一些突破，但也模糊了盟国对美国对外政策中盟友与对手的边界认知，不可避免地让盟伴心生嫌隙。

（三）奉行“交易型”思维，依据“短期获利”的标准重塑与盟友关系。在传统外交思维中，安全或战略价值是“高政治”议题，美国为此付出经济

---

［1］ Ethan Mayer-Rich, “Trump Sidesteps Congress, Giving Billions to Israel,” March 7, 2025, https://arabcenterdc.org/resource/trump-sidesteps-congress-giving-billions-to-israel/.

［2］ Ben Westcott, “Donald Trump’s Unconventional Diplomacy Is Pushing China and Japan Closer Together,” October 25, 2018, https://edition.cnn.com/2018/10/24/asia/japan-china-us-trump-intl.

［3］ Alex Leary, “Trump Says Putin Is ‘Playing With Fire,’” May 27, 2025, https://www.wsj.com/world/russia/trump-putin-russia-sanctions-truth-social-79738b06.

［4］ Mark F. Cancian and Chris H. Park, “Trump Sends Weapons to Ukraine: By the Numbers,” July 15,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rump-sends-weapons-ukraine-numbers.

代价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特朗普颠覆了这一交往范式，将美国的安全保障作为一种可以换取金钱利益的商品。他明确表示，盟友若想获得美国的保护，就必须为此支付费用，在短期内是否能够获取金钱收益成为衡量国家关系优劣的重要标准。作为商人，他自诩“最伟大的交易者”，擅长提出各种看似不合理的要求，并以此作为谈判筹码进行讨价还价，最终达成目标。例如，在 2019 年美韩防务费用分摊谈判中，他向韩国提出每年承担 50 亿美元分摊费用的要求，这一金额是当时韩国实际支付额的六倍之多。“增加盟国贡献、降低美国成本”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增进美国经济收益的重要思路，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长篇大论地强调美国盟友在军费和经济方面的责任分担。按照他的要求，美国盟友正在加大对于自身防务的投入，欧盟已承诺将防务预算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5%，日本也宣布提前两年达到国防预算占其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1]“无论首尔、东京，或是堪培拉、马尼拉，过去如何看待其与华盛顿的双边条约承诺，不可阻挡的变化正在发生。”[2]

（四）漠视政治伦理底线，为达目的而灵活切换“压力”和“奖赏”外交手段。在特朗普两个任期中，国际社会经常看到美国总统不加掩饰地炫耀武力。作为典型的杰克逊民粹主义者，特朗普坚信“实力带来和平”，并将这一信条充分运用于外交互动中。2017 年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后，特朗普依托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朝极限施压，并污名化朝鲜领导人，威胁要“以世界从未见过的火与愤怒来回应”。但是，紧张很快过去，美朝领导人互致所谓“爱的信件”，并最终实现了三次史无前例的“特金会”。[3] 同理，特朗普不但在不通报盟友的情况下，宣布暂停美韩年度军演，让韩国陷入恐慌

[1] Samir Puri, “Has Trump’s Asia Tour Reassured the US’s Asian Allies?” November 4, 2025,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5/11/has-trumps-asia-tour-reassured-uss-asian-allies.

[2] Clint Work, “Under Trump the US-ROK Alliance Will Increasingly Be About China,” November 25, 2024, https://keia.org/the-peninsula/under-trump-the-us-rok-alliance-will-increasingly-be-about-china/.

[3] Jessie Yeung, Gawon Bae, and Mitchell McCluskey, “Trump Tells South Korean President He Wants to Meet North Korea’s Kim Jong Un,” August 26, 2025, https://edition.cnn.com/2025/08/25/asia/trump-south-north-korea-kim-jong-un-intl-hnk.

之中，还屡屡以减少驻韩美军数量为要挟，施压韩国承担更多驻军费用。

利用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来施压他国以达到外交目标也是特朗普所擅长的。在调停 2025 年 7 月泰柬边境冲突的过程中，他直白施压：如果两国没有按其要求达成停火协定，将不会考虑与它们进行关税谈判并将加征高额关税。同年 8 月，柬埔寨首相洪玛奈提名特朗普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11 月，美国国务院解除拜登政府基于“人权、腐败”等考虑对柬埔寨实施的武器禁运。外界普遍将这一系列动作解读为特朗普“回馈”柬埔寨的配合之举。相较于对共同原则的信奉和对共识的尊重，特朗普的这种外交方式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认知层面对武力与强制手段的尊崇，依托实力优势推行外交策略。

（五）自我中心倾向显著，对外表现极具展示性和充满自我标榜。外交具有政策展示和信号传递的功能。首脑外交作为其中的重要形式，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直接参与对外关系、开展战略沟通并推动重大外交议程的重要机制，因而具有高度可见性。但是，对于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双边关系长期紧张或缺乏稳定沟通机制的国家而言，首脑之间的接触常常会以非公开甚至秘密方式进行。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减少公开接触可能导致的国内政治压力，而且可以为双方试探彼此意图、探索政策变化空间提供相对灵活且低风险的渠道。因此，两个未建交国家的元首在全球聚光灯下的高调会晤颇为罕见。在美朝关系上，特朗普一面通过公开贬损前任政策凸显自己，证明自己能他人所不能；一面着意强调自己对朝鲜领导人展现的“个人魅力”是促使朝鲜暂停核导试验的原因。[1] 一系列“特金会”在 2019 年 6 月板门店会面时迎来标志性一幕：特朗普跨过朝韩非军事区分界线，成为第一个踏上朝鲜国土的在任美国总统，极大地满足了总统的自我表现欲。

即便得不到其他领导人配合，特朗普亦可“自导自演”。2025 年 2 月，特朗普提出一个“自愿移民”的构想，称要把加沙地区 210 万巴勒斯坦人永

[1] Kylie Atwood and Kevin Liptak, “Trump Bets It All on Friendship with Kim,” February 26, 2019, https://edition.cnn.com/2019/02/26/politics/donald-trump-kim-jong-un-friendship-chemistry/index.html.

久迁移至邻国。为了表现他对中东和平的“畅想”，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 AI 生成视频，加沙从废墟变成一个豪华的海湾度假胜地，视频中有金色的特朗普雕像和随处可见的“特朗普加沙”（Trump Gaza）标志。他对自己的赞美更是丝毫不加掩饰，称自己 2025 年 1 月以来“解决了”很多战争，自诩“和平总统”，将美国外交中的问题完全归咎于前任，强调自己的举措能够成功调动美国的巨大优势，扭转战略方向，为美国开启了新的黄金时代。[1]

特朗普的独特个性及其非常规外交方式正在改变美国对外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追求短期利益，最大的特点是反复无常和公然藐视专业建议。外交言辞和行为因此变得难以预测，任何时候、任何事件、面对任何行为体，特朗普都可能以非常规的方式引发外交震荡。这种方式的最典型表现往往反映在特朗普对待盟友和敌对国家的态度上。以朝鲜半岛观之，这里既有美国的盟友韩国，也有其长期的安全威胁朝鲜，因而成为特朗普非常规外交的“完美”展演场。重返白宫后，特朗普对朝鲜半岛非常规外交表明其不再仅仅将半岛视为一个久拖不决、亟需应对的潜在冲突点，而更多将其视为一个在大国博弈中发挥作用的动态场域。在新的国际和地区战略环境中，特朗普政府以非常规外交方式对美朝关系、美韩同盟的发展方向进行再校准、再调整，朝鲜半岛形势亦因之发生了微妙且影响深远的变化。

二、美国对朝非常规外交的表现

美国孤立朝鲜的政策发端于朝鲜战争，与冷战期间的遏制战略一脉相承。冷战结束后不久朝鲜半岛核问题爆发，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对朝采取强硬路线，将其列为“邪恶轴心”，对朝政策混合了制裁、威慑、外交孤立甚至“政权更迭”的考量。此后美国历届政府虽在对话策略上时有调整，但总体延续施压为主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p.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的基调，政策效果并不显著。尽管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曾采取大胆、非常规的外交举措，短暂打破了对朝政策僵局，但其做法并未带来持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反而导致半岛安全挑战愈发凸显。[1] 在中美博弈长期化的背景下，特朗普正以非常规外交方式突破其前任对朝政策的束缚，展现出更大的主动性、实用性和灵活性，美国对朝政策逻辑面临 70 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变化窗口期。

（一）不受敌我认知的约束，释放不设前提条件的主动接触信号。特朗普政府独特的“对敌接触”外交方式有可能颠覆数十年来主导美国政策的遏制逻辑。2024 年竞选期间，特朗普就不断强调他与金正恩相处愉快，公开夸耀两人过去的个人友情，称“与一个拥有很多核武器的人保持良好关系真是件不错的事情”。[2] 甫一上任，特朗普就任命其主要外交智囊和亲信、公开支持与朝鲜对话的理查德·格雷内尔为总统特使，负责处理朝鲜事务，进一步印证了特朗普新团队正在评估与金正恩直接对话的政策选择。[3]2025 年 8 月在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时，特朗普再次明确表达期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通过溢美之词对一个敌对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示好，特朗普有可能推动美朝关系出现出人意料的缓和窗口。

（二）颠覆传统政策目标，谋求实用性政策突破。非常规外交思维让特朗普比其前任更容易承认和接受一个现实：朝鲜不可能弃核。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两党执政的历届政府用了三十年来追求半岛政策的核心目标——实现朝鲜“完全、可核查、不可逆的无核化”（CVID）。现在，美国政

[1] 详见林利民、彭力：《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趋向：新一轮“战略忍耐”？》，《美国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52-61 页；吕春燕、成龙：《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朝鲜半岛政策析论》，《东北亚学刊》2021 年第 5 期，第 50-62 页；李栩：《特朗普执政期间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与挑战》，载谢伏瞻主编：《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51 页；王俊生：《大国博弈下朝鲜半岛地缘政治与安全结构分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5 年第 3 期，第 76-78 页。

[2] Choe Sang-Hun, “Doubting America’s ‘Nuclear Umbrella,’ Some South Koreans Want Their Own,” August 17,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08/17/world/asia/south-korea-nuclear-arsenal.html.

[3] Lee Je-hun, “For Korean Peninsula, Trump’s Return Brings Both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January 8, 2025, https://english.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national/1176983.html.

府虽然并未公开放弃“无核化”这一既定政策目标，但特朗普早已在事实上承认使朝鲜彻底弃核是不切实际的。他多次公开称朝鲜是一个“核国家”，金正恩是一个“核国家”的领导人。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在接受国会听证会质询时，也称朝鲜为“核国家”。[1] 这种“事实上”承认朝鲜核地位的表述证明总统及主要政府官员已经不再被传统的美国政策目标所束缚，而是希望确立一个新的施政前提，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政策调整谋求突破。而且，与对待伊朗不同，特朗普从未威胁用战争解除朝鲜的武装。[2] 这个新目标或外交互动前提的确定，很可能成为美朝关系实质性突破的第一步。

（三）服务于新的地缘政治现实，美国对朝政策灵活度增加。大国博弈将美国对朝政策纳入一个更大的战略框架，持续孤立朝鲜可能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长期利益相悖。早在 2022 年初，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出台报告全面评估中朝关系，认为朝鲜持续推进核武器和导弹计划可能损害中国自身安全利益，并与中国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无核化、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等政策目标之间存在明显张力，中国对朝影响力存在明显限度，中朝之间正在出现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战略裂痕”（strategic rift）。[3] 报告虽未引起拜登政府的重视，却代表着美国战略界日渐形成一种思路：与其单纯遏制朝鲜，不如利用朝鲜的战略价值来服务于美国更广泛的对华战略目标。

特朗普政府一改过去僵化的“无核化”政策，希望“在不承诺解除制裁或开展全面外交接触的条件下，将朝鲜推离中国的势力范围”。朝鲜不再仅

---

［1］ Stella Kim and Mithil Aggarwal, “Trump Calls North Korea a ‘Nuclear Power,’ Drawing a Rebuke from Seoul,” January 21, 2025, https://www.nbcnews.com/news/world/trump-calls-north-korea-nuclear-power-drawing-rebuke-seoul-rcna188490.

［2］ William Hennigan, “America Can’t Do to North Korea What It Just Did to Iran,” June 29,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6/29/opinion/north-korea-nuclear-weapons.html.

［3］ Ben Frohman, Emma Rafaelof, and Alexis Dale-Huang, “The China-North Korea Strategic Rift: Background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24, 2022,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1/China-North_Korea_Strategic_Rift.pdf.

仅被视为一种威胁，而是一个可以用于“对抗中国的潜在的战略楔子”。[1] 这虽然并不意味美国会快速与朝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或是公开放弃无核化目标，但预示着其战略逻辑前提的重要改变：美国对朝政策正在由隔绝转向接触，从威胁、惩罚转向重视其战略作用。通过接触朝鲜，美国将可能与一个历史上几乎完全敌对的国家展开互动，进而改变存在已久的地区力量对比结构。总之，在大国博弈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即使是像朝鲜这样一个被历届美国政府视为军事威胁和意识形态异类的行为体也可能变成一个值得重新评估的战略变量。特朗普正以非常规外交方式，重新规划美朝关系。相较于其前任不切实际的对朝政策，这种调整充分体现了非常规外交中的“现实主义”逻辑。

三、美韩同盟再定位

特朗普第一任期对美韩同盟的交易性管理是其非常规外交的重要表现，拜登政府时期该同盟正式步入转型期。[2] 特朗普回归后正在从物质利益和战略利益两个方面着手，进一步调整同盟关系，目的虽不外乎是让韩国承担更多的义务，但却逐渐触及同盟深层次责任与义务的再定位，以期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传统同盟关系。

（一）变方式，同盟关系中的交易型互动特点更加突出。在短期收益和商人思维共同作用下，特朗普要求韩国付出更多金钱来换取安全保障。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他反问：“为什么要用美国的税金保护像韩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并称韩国为“赚钱机器”。出于对特朗普再次当选的担心，

[1] Maru Kim, “Trump, North Korea, and the New Balance: Rewriting the Peninsula in an Era of US-China Rivalry,” April 19, 2025, https://breezeinflow.com/politics/trump-north-korea-and-the-new-balance-rewriting-the-peninsula-in-an-era-of-u-s-china-rivalry.

[2] 魏志江、卢颖琳：《韩美同盟步入战略转型期》，《现代国际关系》2023 年第 10 期，第 58-71 页。

韩国在 2024 年 10 月与拜登政府快速达成了第 12 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The 12th Special Measures Agreement），其中规定 2026 年韩方分担额将增至 1.5192 万亿韩元（约 11.34 亿美元），比 2025 年增长 8.3%，协定有效期至 2030 年。然而，新协定墨迹未干，特朗普上任后就重申韩国应该“为自己的安全买单”，要求其每年承担 100 亿美元的驻韩美军费用，这一要求几乎相当于数月前协定规定的 9 倍。与此同时，特朗普要求韩国大规模提升国防预算，称美国将继续提供“延伸威慑”的核保护伞，但常规武器防御必须由韩国解决。根据韩国防部《2023—2027 年国防中期计划》，韩国政府拟在未来五年投入 331.4 万亿韩元用于国防，国防预算预计年均增长约 6.8%。[1] 目前，韩国国防开支占 GDP 的 2.32%。李在明 2025 年 6 月就任韩国总统后提出，2026 财年国防预算拟再增 8.2%，同时韩美达成共识，最迟在 2035 年将韩国国防预算提升至 GDP 的 3.5%。

此外，在特朗普不断更新的“美国优先”理念中，同盟必须有所贡献。2024 年韩国对美贸易顺差为 557 亿美元，是 2020 年的 2 倍多，达到历史最高，这让韩国成为特朗普政府“关税大棒”的重要目标之一。为了换取特朗普政府下调韩国输美产品的关税，2025 年 8 月李在明访美期间确认对美投资 3500 亿美元，另加 1000 亿美元购买美国液化天然气的能源采购大单。大韩航空宣布向波音、通用等美国大公司采购总价值为 500 亿美元的飞机及整套维护系统，现代汽车集团也将增加在美投资，韩国企业对美投资总额将达到 1500 亿美元。[2] 即便如此，为了迫使韩国增加对美投资规模，特朗普威胁要重启美韩自贸协定谈判。这种以金钱为中心的世界观给美韩贸易关系投下阴影。

---

［1］ Sarah Kim, “Yoon Calls for Massive Upgrades to Defence,” *Korea JoongAng Daily*, May 12-14, 2023, p.2; Naval News Staff, “South Korea Unveils 2023-2027 Mid-term Defense Plan,” January 26, 2023, https://www.navalnews.com/naval-news/2023/01/south-korea-unveils-2023-2027-mid-term-defense-plan/.

［2］ John Liu and Gawon Bae, “Trump-Lee Talks Deliver Multibillion Dollar Investment Deals with South Korean Heavyweights,” August 26, 2025, https://edition.cnn.com/2025/08/26/business/south-korea-us-investment-deal-intl-hnk.

（二）补短板，利用韩国优势重振美国国防工业。国防工业基础是美国重塑军力维系其全球军事优势的依托。[1] 近年来美国国防工业“空心化”和落后的生产能力引发了战略界的深刻忧虑。以造船业为例，美国造船厂数量从二战时期的 414 家萎缩至 21 家，商用船舶全球市场份额不足 1%。为了服务美国全球战略，确保海洋大国地位，美国海军计划 2025 年至 2054 年累计采购 364 艘舰艇以实现其战舰增加到 381 艘的目标。[2]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分析，要实现扩大其舰队的“30 年造舰计划”，预计每年需要在造船上花费 401 亿美元，到 2054 年总计超过 1 万亿美元。然而，美国造船业面临成本超支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导致部分舰艇的生产进度落后于计划数年之久。[3] 值此关键时期，韩国造船业依托自身产业能力，助力美国海军的区域部署。五角大楼宣布《区域保障框架》（Regional Sustainment Framework, RSF）[4] 后不久，韩华海洋巨济船厂就成为第一个从美国海军获得军舰维检订单的韩国企业。特朗普胜选后致电时任韩国总统尹锡悦时，也特别强调了美国寻求与韩国在造船工业，尤其是海军造船、出口、维修和维护方面的合作。[5] 目前有三家韩国顶级造船企业——韩华海洋、三星重工和 HD 现代宣布了与五角大楼合作的详细计划，帮助美国重振造船业。[6] 李在明在韩美首脑会晤后专程参观了位于费城的韩华造船厂，并出席“缅因州”号

---

［1］ US Department of War, “2026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January 23, 2026, p.21, https://media.defense.gov/2026/Jan/23/2003864773/-1/-1/0/2026-NATIONAL-DEFENSE-STRATEGY.PDF.

［2］ U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An Analysis of the Navy’s 2025 Shipbuilding Plan,” January 2025, https://www.cbo.gov/system/files/2025-01/60732-shipbuilding.pdf.

［3］ 《未来 30 年，美海军造船计划将耗资 1 万亿美元》，中国军网，2025 年 1 月 15 日，http://www.81.cn/wj_208604/16364465.html。

［4］ 2024 年 5 月美国防部宣布推出《区域保障框架》，旨在建立“一个分布式维护、修理和大修（MRO）网络生态系统，在和平时期保持可用，在危机和冲突期间满足激增需求”。详见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4 Regional Sustainment Framework,” May 2024, https://www.acq.osd.mil/asds/docs/RSF-9MAY24.pdf。

［5］ Kim Eun-jung, “(US election) Yoon, Trump, in Phone Call, Agree to Hold Meeting at Early Date,” November 7, 2024, https://en.yna.co.kr/view/AEN20241107003500315.

［6］ Zita Ballinger Fletcher, “South Korean Manufacturers Outline Plans to Bolster US Shipbuilding,” September 17, 2025, https://www.defensenews.com/industry/2025/09/16/south-korean-manufacturers-outline-plans-to-bolster-us-shipbuilding/.

船舶的命名仪式，以此彰显两国在造船领域合作的重要意义。韩国强大的造船能力正在补足美国国防工业的薄弱点，成为“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的重要助力。

在造船业成功合作的基础上，韩国也在更广泛意义上为美国的全球军力投送提供帮助。2024 年 10 月第 56 次美韩安保会议（SCM）发布公报称，“借助韩国在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Indo-Pacific Industrial Resilience，PIPIR）联络小组中的关键作用，（韩国参与的空军航空维护 MRO 试点项目）能够扩大与该地区‘志同道合’伙伴的国防工业合作。”[1] 美国正在把韩国打造成为“民主国家兵工厂”的重要一员，以补充弹药产能不足。截至 2025 年，韩国已经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武器供应国，为菲武装部队现代化提供了关键援助；韩国还向美国出借多达 50 万枚的 155 毫米炮弹，使美军能够在向乌克兰输送弹药后填补弹药缺口。[2]

历时七十余载的美韩历史性同盟正在从“大盟友”的单方面付出，转向“小伙伴”凭借自身优势为“大盟友”的全球和地区战略提供更多实质性帮助，这一趋势推动同盟关系向“互补型”发展，并不断展现出新迹象。2025 年 10 月，美韩在庆州 APEC 峰会期间举行首脑会晤，之后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大张旗鼓地宣布“我允许韩国建造核动力潜艇”。这既是对韩国贡献的一种回报，符合“施压 + 奖赏”的非常规外交思路，也意味着特朗普重新界定了美国同盟政策中最敏感的国防技术转让限制，有可能开启一个防务相互依赖的新时代——将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有机结合，共同支持同盟的力量投送。[3]

---

［1］ US Department of War, “56th Security Consultative Meeting Joint Communique,” October 30, 2024, https://www.war.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951794/56th-security-consultative-meeting-joint-communique/.

［2］ Scott W. Harold, “Increasing the Value of the ‘Linchpin’ Alliance Between the US and South Korea,” October 16, 2025, https://www.rand.org/pubs/commentary/2025/10/increasing-the-value-of-the-linchpin-alliance-between.html.

［3］ Jihoon Yu, “Game Changer: Trump Approves South Korea’s Nuclear Submarine Ambition,” October 31, 2025, https://thediplomat.com/2025/10/game-changer-trump-approves-south-koreas-nuclear-submarine-ambition/.

（三）调任务，美韩同盟将更多服务美国战略目标。一方面，在“印太战略”框架下，驻韩美军所发挥的作用不再仅仅是保护首尔，而是维持东亚的战略平衡。驻韩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在提交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书面答复中表示，《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没有指定具体的对手”，驻韩美军“对我们的对手起到威慑作用”，并给“朝鲜、中国和俄罗斯制造了多重困境”。他将“继续主张（将这些部队及其能力纳入）印太军演、兵棋推演、应急行动和作战计划，以支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和目标。”[1] 据韩媒披露，特朗普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韩国提出扩大 1953 年《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至涵盖更广的印太地区，从而使韩国在台海发生紧急情况时发挥作用。韩国国家安保室前室长金圣翰称：“历史上美国将朝鲜半岛与台海看作两个完全分离的军事区域……但是今天美国将两者看作相互强化的安全热点，正在采取将之整合入单一地区框架的战略。”[2] 这种任务调整暗藏着美韩同盟的根本性改变。未来，美国将据此调整在朝鲜半岛的军力部署，让一种更加“互惠”的同盟关系更好服务于美国国防战略目标。

另一方面，利用韩国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让首尔成为美国印太多边防务联动部署中的重要一环。为了将“印太战略”向纵深推进，美国拟在日本新设多域特遣部队（MDTF）总部，目的是以“多域一体化作战”理论为指导进行兵力重组，将陆海空行动与网络、太空、电子作战手段深度整合，打造在全领域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3] 其中，拟在韩国部署多域效应营（MDEB），其任务是聚焦在朝鲜半岛及周边区域，通过综合运用侦察卫星、空间传感器、无人机、超视距雷达等装备实施全域探测，并将整合后的情报信息同步推送

---

［1］ Clint Work, “Under Trump the US-ROK Alliance Will Increasingly Be About China.”

［2］ Roh Suk-jo and Park Su-hyeon, “Exclusive: Washington Presses Seoul to Expand Defense Treaty into Indo-Pacific,” July 24, 2025, https://www.chosun.com/english/national-en/2025/07/24/XQM6KKFHUZDBVL74FINMXJ6BLU/.

［3］ Jen Judson, “US Army Tailoring Pacific Commands for Multi-Domain Force,” June 27, 2025, https://www.defensenews.com/land/2025/06/27/us-army-tailoring-pacific-commands-for-multi-domain-force/?utm_source=chatgpt.com.

至韩、日等盟国。[1] 该部署虽然低调，却可以增强驻韩美军对半岛及更广泛周边地区的多层次感知能力，并为美军区域行动协调提供潜在的情报支撑，强化与日本的三边伙伴关系，从而进一步提升美韩同盟在美国印太安全布局中的作用。

当下，为使同盟关系的发展更好配合美国国家战略重点，特朗普政府正以“美国优先”理念管理和调整美韩同盟，采用非常规外交方式最大限度地从盟国攫取短期、实质性收益，包括以交易的方式将安全保障与贸易和投资利益相关联。同时，驻韩美军和美韩同盟的功能定位与任务目标，也正突破朝鲜半岛这一有限地域和单一的威胁场景，着眼更大范围的印太地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韩国不得不屈服于特朗普非常规的施压手段，不断对美国作出物质与战略的双重贡献，两国关系中互需、互补的一面也在加强，逐步增强的韩国战略自主性将成为特朗普朝鲜半岛政策的反向作用力。

四、美国朝鲜半岛非常规外交的局限性

非常规外交是国家开展对外交往的一种特殊方式，其核心在于通过突破相对稳定的外交惯例、互动模式和政策预期，改变既有外交博弈的路径和条件。这类外交实践往往具有更强的灵活性、试探性和不确定性，在特定条件下能够为对手提供停止对抗升级、转向谈判的选项，为重启对话、打破僵局创造新的可能。然而，特朗普非常规外交所表现出的弱化规则约束、突破传统惯例、强调交易逻辑等特点，不仅没有助力消解国际关系中的痼疾，反而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例如，在他臆想出“自愿移民”方案后，以色列议会投票初步批准了一项将以色列主权强加给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法案，此举相当于吞并巴勒斯坦领土，公然违反国际法；泰柬边境烽烟再起也说明美国总统的高

[1] 赵韬：《美加速多域特遣部队部署亚太》，《中国国防报》，转引自人民网，2025 年 9 月 22 日，https://military.people.com.cn/n1/2025/0922/c1011-40568988.html。

压式、自我表现式非常规外交效果并不如预期。目前虽难以对特朗普以非常规方式调整美国朝鲜半岛政策的效果作出准确判断，但可以从美国政策的主体性局限和半岛国家的自主性反应两方面管窥其局限性。

（一）美国对朝政策激变仍存结构性掣肘。不因循守旧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最大特点，既反映出对其前任政策的蔑视和否定，也是其强大的自我意识使然。他自信地认为，以自己的方式能够轻易超越之前所有努力，快速取得外交突破。但是在处理朝鲜半岛事务时，“不走老路”的政策思路简化了半岛问题的复杂性，因而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外交传统和政策悖论的双重掣肘。

第一，外交传统的机制性制约。就美朝关系而言，非常规外交无法超越结构性制约而可能带来政策激变。朝鲜不仅被认为对韩国和日本构成了直接军事威胁，而且让美国本土处于清晰和现实的核攻击危险之中。[1] 因此，不仅五角大楼、国务院等行政部门仍然坚持 CVID 立场，反对任何可能被视为默认朝鲜拥核的谈判框架，更重要的是，虽然总统依据宪法有权主导对外交往，但涉及具有约束力的正式条约安排仍需要获得参议院批准，国会由此构成对总统外交行动的重要制度约束。现阶段，美国国会依然甚至更加将朝鲜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研判朝鲜核武器和导弹能力的发展已对美国国土安全构成了潜在的直接威胁，[2] 主张美国对朝政策仍应首要关注其核导项目，同时不能忽视其他“非法行为”，如网络犯罪、侵害人权的政治体制、对韩国的威胁，等等。[3] 国会研究服务局（CRS）在评估美国对朝制裁时指出，相关制裁源自美国国会立法，是美朝双边关系的一项核心支柱。[4] 该局报告强调消除朝鲜核和导弹项目的重要性，因为朝鲜拥核且“没有意图”放弃，对美国本土、

---

［1］ US Department of War, “2026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pp.12-13.

［2］ Mark E. Manyin, Mary Beth D. Nikitin, and Keigh E. Hammond, “North Korea: September 2022 Update,” September 15, 2022, https://www.ncnk.org/sites/default/files/r47242.5.pdf.

［3］ Mark E. Manyin and Mary Beth D. Nikitin, “US-North Korea Relations,” December 6, 2024, https://www.congress.gov/crs-product/IF10246.

［4］ Dianne E. Rennack, “North Korea: Legislative Basis for US Economic Sanctions,” May 31, 2023, https://www.congress.gov/crs-product/R41438.

美国东亚盟国和美国利益构成了日益增长的威胁。[1] 这些关于朝鲜的传统外交叙事，制约了美朝关系快速缓和。

第二，政策的内生性悖论。如果说大国竞争是特朗普政府以非常规方式对朝频繁示好的部分原因，那么基于同样考虑的美韩同盟转型则限制了这种政策的实质性效果。共同的威胁认知与应对是安全同盟关系的根本性特征，美韩两国对战略环境的认知和对迫在眉睫的威胁的判断，远未达到形成关键安全政策同步的契合程度。一方面，韩国国家安全重点仍主要集中在防御北方威胁上，对特朗普政府多次将朝鲜称为“核国家”深感焦虑与不安。为安抚韩国，美国在 2025 年 4 月与韩国联合开展的演习中涉及了核武器影响的场景，美国与日韩针对朝鲜的军事合作也在不断加强，这无疑加剧了朝鲜的不安全感，恶化了半岛局势。另一方面，美国要求美韩同盟更好服务于美国战略优先事项的意图不言而喻。美国 2026 年《国防战略报告》指出，韩国有能力承担威慑朝鲜的主要责任，美国仅提供关键且更为有限的支持。[2] 这显然无法聚合同盟，甚至可能产生“离心力”——“小伙伴”不会照单全收“大盟友”的新要求，而倾向于讨价还价或三心二意，甚或期待培育出更大的战略自主性，防止被大国利益裹挟。

鉴于此，尽管特朗普不断释放接触意愿，但美对朝经济制裁和军事施压却丝毫没有放松。在缺乏美国府院共同支持改变对朝立场，且美朝未能就特定议题达成可操作性方案的情况下，即使举办了首脑峰会，也很难开启美朝关系正常化之门。可以想象，倘若朝鲜领导人采取试探性举动来检验美国对朝政策改变的真实性，特朗普将不得不面临尴尬的局面——要么回以个人口头承诺，要么装作视而不见。因此，非常规外交倒置了一般的外交程序——将最高层级的首脑峰会作为敌对双方谈判的起点，而非实务部门充分沟通后

［1］ Daniel M. Gettinger and Mary Beth D. Nikitin,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and Missile Programs,” September 26, 2025, https://www.congress.gov/crs-product/IF10472.

［2］ US Department of War, “2026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p.20.

的结果。其后果在于，缺少实质性政策调整和不可逆协定导致每个行为体对后续发展预期不一，不可避免地增加误判的危险。

（二）朝鲜与韩国的自主性反应进一步限制特朗普非常规外交的效果。第一，朝鲜的反应是美国非常规外交面临的最大客观局限。朝鲜依据自身安全利益和对美谈判目标，自主决定是否接触、何时接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接触，制约了特朗普希望通过直接沟通打破美朝僵局的成效。从朝鲜视角来看，现任美国政府的对朝制裁政策仍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最严厉的，2018 年新加坡首脑会晤只是为特朗普当年 11 月中期选举带来了收益，朝鲜一无所获，而 2019 年 2 月河内会晤更是灾难性的。[1] 这让金正恩不再相信特朗普，不仅是由于其“口惠而实不至”和反复无常，而且从历史经验上看，大国博弈加剧的地区局势只会让朝鲜拥有更大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发展空间，朝鲜绝不可能成为美国的地缘战略“棋子”。因此，面对特朗普近期的频繁示好，朝鲜的态度与特朗普第一任期时截然不同。金正恩在 2024 年 11 月美国大选结果揭晓时称，朝鲜之前曾尽其所能地与美国进行谈判，但最终确认的却是一个超级大国坚持“基于武力和不可改变的侵略性敌对政策的立场”。[2] 因此，在次月举行的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上，朝鲜领导人以严厉的措辞表示将以“最强硬的战略来回应美国”。[3] 随后，朝鲜采取了一系列国内举措巩固核发展，不仅在法律层面强化了“拥核国”地位，而

---

［1］ Lorenzo Mariani and Fabio Angiolillo, “Unconventional Diplomac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mplications for Seoul, Pyongyang and Washington,” June 2018, https://www.academia.edu/36871756/Unconventional_Diplomacy_on_the_Korean_Peninsula_Implications_for_Seoul_Pyongyang_and_Washington; David E. Sanger and Edward Wong, “How the Trump-Kim Summit Failed: Big Threats, Big Egos, Bad Bets,” March 2,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3/02/world/asia/trump-kim-jong-un-summit.html.

［2］ Kim Tong-hyung, “North Korean Leader Says Past Diplomacy Only Confirmed US Hostility,” November 21, 2024, https://thehill.com/homenews/ap/ap-international/ap-north-korean-leader-says-past-diplomacy-only-confirmed-us-hostility/.

［3］ Park Boram, “N. Korea Declares ‘Toughest’ Response Strategy Toward US at Key Party Meeting: KCNA,” December 29, 2024, https://en.yna.co.kr/view/AEN20241229000300315.

且表现出绝不再讨论无核化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不可能在没有看到朝鲜实质性无核化之前就解除对朝制裁，双方之间的“死结”越来越紧。可以说，非常规外交互动让美朝双方均产生了深深的“被欺骗”感。美朝对于“通过直接对话能获得何种回报”更为敏感，谁先迈出第一步仍然是制约双方对话取得进展的主要障碍。[1]

其次，韩国战略自主性的增加正在对冲美国朝鲜半岛政策的效果。在特朗普看来，美国没有给俄罗斯或朝鲜任何实质性好处，只是进行了愉快的、未支付成本的谈话，但谈话并非没有代价。一方面，特朗普直接与敌对方打交道而非努力建立同盟协调的非常规外交方式让韩国担心被边缘化。在 2018 年 6 月美朝首脑新加坡会晤期间，特朗普赞扬了金正恩，并回避了有争议的问题（如朝鲜的人权记录），这种谈话基调令不少观察人士感到不安。[2] 不仅如此，对朝非常规外交的实质性结果令人失望，“特金会”后无核化或和平谈判的努力不见踪迹，盟友不免怀疑美国外交的有效性。另一方面，非常规外交带来的美国信用度下降导致韩国日益担心自身安全。[3] 数十年来，韩国的对外政策之锚是美韩同盟，但随着特朗普的回归，同盟的运作方式、任务、特点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无论在经济还是安全领域，韩国日益被美国视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部署在韩国的部分萨德系统被紧急调往中东，再次暴露了美军完全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军力部署，丝毫不顾及盟国意愿。虽然同盟对于韩国国家战略依然重要，但如何管理同盟关系面临的“安静的危机”[4]，已经成为韩国领导人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韩国正在利用自身在多个关键战略领域内的优势，减少来自美国的干涉，

---

［1］ 王俊生：《大国博弈下朝鲜半岛地缘政治与安全结构分析》，第 85 页。

［2］ James Jay Carafano, “Donald Trump and the Age of Unconventional Diplomacy,” July 17, 2018,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onald-trump-and-age-unconventional-diplomacy-26011.

［3］ “Statesmen’s Forum: His Excellency Lee Jae Myung,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ugust 25,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tatesmens-forum-his-excellency-lee-jae-myung-president-republic-korea.

［4］ Victor Cha, “The Quiet Crisis in the US-Korea Alliance,” April 3,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quiet-crisis-us-korea-alliance.

在对外政策决策方面获得更多自主性。[1] 外交上，李在明政府在对华关系、韩朝关系等议题上主动谋划，彰显韩国具备足够的能力和独立意识，并非完全受制于美国“印太战略”的遏华布局。李在明就职以来多次表达修复中韩关系的意愿，2026 年新年伊始即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他同时试图主动缓和南北关系，开创性提出“END 倡议”[2] 并释放有意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信号。安全上，经过多年努力，韩国终于得到了美国许可，可以建造自己的核动力潜艇，意味着韩国利用特朗普外交中的交易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觊觎已久的“核松绑”。总之，一种多面下注的战略正在带动韩国一步步走出“同盟舒适区”，发展出更大的防务和外交自主性，从而限制了特朗普单方面主导半岛外交进程的空间。

（三）中国建设性作用及其他国际事件制约特朗普非常规外交的影响。一方面，中国正在以持续、稳定的半岛政策应对美国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尽管有迹象表明韩国企业开始将美国作为最大出口市场，中韩经济关系也正在从互补转向竞争，但最新数据显示，2025 年中韩贸易额为 3312.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026 年 1—5 月，中韩双边贸易额 1861.4 亿美元，同比增长 43.8%。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国、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韩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2026 年 1—10 月，韩国对华出口同比增长 133.6%，达到 269.8 亿美元，高于韩国对美出口额 249.0 亿美元。[3] 中国同朝鲜保持着密切沟通，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和经贸务实联系持续稳步发展。中国始终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的基

---

［1］ Jin Sangpil, “The ‘Trump Doctrine’ and South Korea’s Geopolitical Balancing Act,” April 18, 2025, https://thediplomat.com/2025/04/the-trump-doctrine-and-south-koreas-geopolitical-balancing-act/.

［2］ 2025 年 9 月 23 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第 80 届联合国大会主旨演讲中提出“END 倡议”，希望通过主动恢复对朝交流（Exchange），进而实现关系正常化（Normalization），最后达到无核化（Denuclearization），这一政策路线图被普遍解释为韩国新政府主动改善南北关系、谋求半岛和平与繁荣的创新之举。

［3］ 《中国同韩国的关系》，外交部网站，最近更新时间：2026 年 6 月，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24/sbgx_676528/。

本立场，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均衡解决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反对单纯依靠军事威慑和制裁施压解决问题。在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政策信号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国一以贯之的朝鲜半岛政策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支撑。

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局势变化的外溢影响。无论危机未来走向如何，其对于半岛事务的影响均无法消除。韩国前统一部长官金炼铁（Kim Yeon-chul）称该事件将会决定“朝鲜、俄罗斯和美国三方之间的关系走向”，甚至有学者直言“重启朝美谈判的唯一路径在普京”[1]。韩国也会视美俄互动的趋势与结果修复和调整与莫斯科的关系，加大自己在半岛事务中的话语权。更值得注意的是，2022 年以来，朝鲜加大了战略武器的发展步伐，美国空袭伊朗核基础设施更加强化了朝鲜的不安全感，为朝核问题的解决增加了变数。

总之，在特朗普非常规外交的作用下，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出现重大调整。长期来看，虽然美国新的政策方式面临的局限性远大于其成功的可能性，但它仍然给东北亚地区注入复杂的不确定性；短期内，半岛局势可在缓和与风险骤增之间快速转换。这不仅要求各方冷静评估和明智利用特朗普非常规外交制造的政策变化窗口期，更考验半岛南北双方以及所有地区“利益攸关方”能否以一种超越传统假设的方式进行思考和应对。

五、结语

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外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传统外交实践以各方对既有国际规则和外交惯例的基本认同为基础，由此为国家间互动提供基本的行为规范与可预期性；非常规外交则恰恰通过偏离惯例、打破既有行为预期甚至突破建制化政策路径来创造新的外交互动可能性。特朗普再度执政

[1] Lee Je-hun, “For Korean Peninsula, Trump’s Return Brings both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January 8, 2025, https://english.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national/1176983.html.

以来一心求变，其非常规外交方式已经引起激烈的争论，给国际社会带来大量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彰显其政府更看重外交方式的适用性和实用性，例如通过直接与敌对方的谈判快速缓和紧张局势或是以交易方式拉拢、利用盟友，缓解美国自身不断累积的各类问题。这种方式表面看似在采用不同路径促进国家利益，实则更多是特朗普本人性格特点及其“美国优先”执政理念使然，对世界格局与地区秩序造成的混乱和教训远远多于其积极效果。

朝鲜半岛是特朗普非常规外交行动的“试验场”。从其对朝政策的话语转变到美韩同盟的再定位可以看出，在权力政治博弈的大场域中，朝鲜半岛不再仅仅是一个需要应对的安全危险，更是实现美国物质与战略双重利益过程中可资利用的工具，南北双方的战略价值因此被重估。特朗普正在以非常规外交方式践行着这种战略判断，美国半岛政策虽不会发生骤变，但持续的量变积累却可能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和方式打破半岛本就脆弱的力量平衡，引发局势动荡。

【责任编辑：王玉莹】